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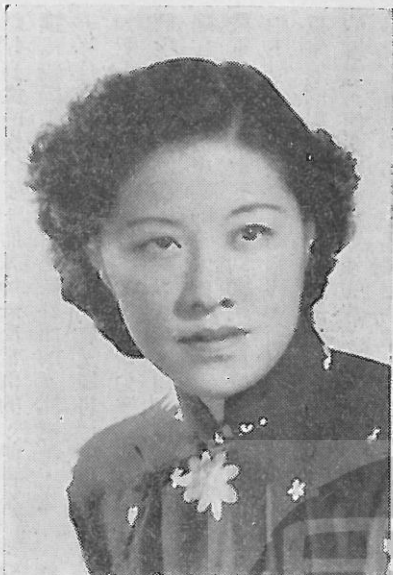
母親

葉蟬貞

青春年華寂寞寡歡

門內滄桑事，三人隱痛深，
淒涼生我處，婉轉夢中尋，
窗外雙梅樹，床頭一素琴，
醒尤聞絮試，難謝九原心。

我最愛清代才人龔自珍這首紀夢詩，因其含有深厚的人情味，質樸無華，天真可喜，是人生



本文作者葉蟬貞女士

真情的流露。但每當寂寞黃昏，或如夢的月夜，我靜靜地誦讀此詩時，總不免悲從中來，淒然落淚。我想起自己的母親，想起母親一身素服，滿頭白髮，端坐在父親遺像之前，研讀佛經的神態。想起在冷淒的黃昏裏，母親那種低沉的、哀婉的，令人墜淚的唸經聲音。想起我們犯了錯時，母親那又慈祥，又酸楚的眼光。想起母親的愛，母親的犧牲，母親臨終的遺言，母親淒涼的一生。

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」，「這本是描寫兩性間情愛纏綿，死而後已的絕唱，但若比之母親對丈夫兒女的感情，實猶未能形容盡緻。改為「春蠶到死絲難盡，蠟炬成灰淚未乾」。或者尚較切合吧。

母親是外祖母的長女，端麗嫺雅，喜讀詩書，十八歲和父親結婚，夫婦感情彌篤。新婚不久，父親即負笈遠遊。和母親形影相依的，是好心腸，燥性子的祖母。祖母原籍廣東，精明能幹，父親是她姍姍來遲的獨生子。所以她愛父親，愛到一種

近乎變態的程度。祖父是個縱情詩酒，淡泊名利的人。有極高的藝術天才和修養。詩書畫而外，雕刻、琴、棋無一不精。所繪之畫，以燕柳、魚蝦，最為精到。譚祖庵先生曾有聯贈祖父曰：「有子才如不羈馬，知君長作畫中仙」。蓋譚與祖父為同年，與父親則為革命同志。

由於祖父不理家事，不事生產的緣故。家中一切財產管理，帳務出入，都由母親協助祖母在幕後主持。而且井井有條，一絲不紊。母親的才能和恭順，雖能博得祖母的憐愛。但在感情上，祖母是非常矛盾的。她深恐「有了如花的媳婦，要失去孝順的兒子」。她在不自覺中，常常吹毛求疵，使母親感到動輒得咎，不知所措。正當青春年華的母親，是寂寞寡歡的。

結婚的次年，母親做了媽媽，大哥的出現，給家中帶來無限溫暖，母親興奮得忘記了父親遠離的孤寂。祖母更是變得年輕而生氣勃勃了。但歡樂的歲月，並不長久，在孩子啼哭聲中沉醉着的母親，漸漸感覺到，父親是一天天變得神祕莫測了。他似乎像天邊的白雲，倏忽飄來，又倏忽的遠逝。即是在家的日子，父親也是時而緊張，時

而沉默，忙着自己的事情，已無復有從前那一份輕鬆喜悅的性情了。而且，一反常例的，他再不讓母親經手他的函件。他在外面的通訊處址，也一個月要變換幾次。母親希望在父親自己的口中，能得到這些疑問的答案。但父親似乎存心在他們中間劃一道鴻溝，不讓母親越雷池一步。母親陷在一種無由申訴的苦惱中，長期的失眠，患着嚴重的神經衰弱症。直到父親自己體驗到，在家中，他需要一個合作的伙伴，而母親是他唯一可以爭取的對象時，母親心上的問號，才有了正確的答案。使父親有些意外的是：聽了他自白後，母親沒有說半句氣餒或勸阻的話，她用滿含着鼓勵和溫情的眼光凝視着他，顯得興奮而激動，因



本文作者的母親

為她胸上沉重的石頭掉下了。到現在她才明白，父親是獻身於一種光榮而神聖的事業。「天！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，多少我也可以幫幫你呀！」「革命」兩字，在母親聽來，雖覺陌生，但她覺得漢族被異族奴役了幾百年，應該翻身了。

漸漸的，外間已有革命黨如何，如何，以及清廷捉拿革命黨人的風聲了。祖母是警覺的，父親返家後，再不讓他出門一步。並囑咐母親，和她取一致行動。母親雖然口裏答應着，心中却是有着她自己的想法，她把父親當作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。她認為凡是父親所想的，所計劃的，所做的，都是對的。應該幫助他達成任務。於是在母親的掩護下，父親得以金蟬脫殼，回到他的工作崗位去。

秀才太太

素服荆釵

這是一個大雪紛飛，急景催年的殘冬，家人正圍桌晚餐，一陣緊急的扣門聲，意外出現的，却是父親。祖母高興得掉下淚來，父親雖也談笑自若，但疲憊的神色，和狼狽的行裝，給正開着花的母親心上，投下一片暗影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就寢前，母親低聲的問着父親。「事情很糟糕，我們的組

織被破獲了，黨人名冊也被搜去了，我是晝伏暮行，由長沙跑路回來的，現清廷正偵騎四出，水陸交通點都開始搜查了。」父親因疲勞過度，躺下不到五分鐘，便鼾聲如雷。待他悠悠地醒來時，發覺母親獨坐燈下，縫製衣物。

「為什麼不睡呀？」父親驚異的說。「你得馬上逃啊，差狗子會馬上來捉人的。我們和媽媽商量去，事情到了這步，再也無法隱瞞了。」母親咽住了自己的熱淚，遞給父親一個包裹，「這是換洗衣服和日用品，穿上這件絲棉背心吧，剛修改好，記住！前襟的絲棉內，夾縫有約十兩重的金葉，可作不時之需。」

父親凝視着母親高高隆起的腹部，和弱不能支持的神情，感動得流下淚來，半感傷半抱歉的說：「我想你也快臨盆了，我又不能在旁照拂你，結婚幾年以來，一直讓你生活在孤寂焦慮之中，我太對不起你了……」。

「但願小心謹慎，勝利還鄉。」母親伴着祖母，望着紙燈籠微弱的光亮，照着父親魁偉的身軀在雪夜消逝時，祖母已是老淚縱橫，泣不可仰。母親只得強忍着眼淚，安慰祖母去安寢。回到自己的臥房時，一陣羣犬的狂吠聲，驅除了母親不支的疲乏，和昏昏的睡意。警覺的，她輕輕的爬上樓，此時天已微明，她憑欄一望，但見四週人影幢幢，此刻離父親出走，不到半小時，她了解，這是怎麼回事。趕緊下樓去通知祖母，一聲震耳的巨響，調破了雪夜的死寂，母親感到一陣戰慄，她被一種不祥的預感和恐懼所突擊，一陣昏眩，由樓梯的中腰滾了下來。待用人聞聲來護

救她時，那些人羣已破門而入，老僕悄悄的告訴母親說：「一隻老狗被擊斃躺在血泊之中，母親稍覺安心，「不管他們問你們什麼，只說不知道，不能告訴他們先生晚上回來過哪！記住，儘量讓他們在這兒停久一點，」母親心想，唯一的辦法，是拖延時間，又吩咐用人殺雞煮酒，讓這些獵犬吃一頓豐盛的早餐，（因為湖南習俗，早餐和正午晚上一樣，備菜飲酒），待那班狗子吃得酒



禮陵故居，其中小孩為本文作者之長兄遺孤。

醉飯飽，揚長而去時，已是上午九時，父親已經安抵目的地了。就在當日下午，母親產下了二弟。因為受了劇烈的震動，流血過多，母親幾乎長臥不起。二弟也因較正常的小孩早產了兩個月，先天不足。小時一直生活在疾病和醫藥當中，居然能够長大成人，完全是母親用心血和愛創造的奇蹟。

在離家三十里外，祖母的姐姐家裏隱藏了兩個多月的父親。在警戒稍鬆懈時，潛往北平去了。此後兩年多，和家裏中斷了聯繫。天涯海角，魚雁沉沉。直到第三個年頭，在萬家歡樂的鞭炮聲中舅父和祖母拜了年，悄悄的告訴母親說，父親已被逮下獄了，需要一些錢去奔走營救。但家中的經濟大權，是祖母一手掌握的。事實上，母親也不能將父親入獄的消息，報告因思子心切，情緒反常的祖母。只得將自己的手飾及較貴重的物品，全部託舅舅變賣了去派用場，那時恰值外曾祖母七十大壽，母親去作賀，外祖母見母親衣服簡樸，又沒戴玉配翠，大不高興：「你也是個秀才太太呀！怎好這副模樣來拜壽，祖母要不樂意啊！」

「媽！看相算命的，都說我今年流年不利，勸我長齋唸佛。但是，上有公公婆婆，下有孩子，我怎能長齋唸佛呢？只得寒酸些，避避煞星喇！」外祖母本來在兒女羣中，是最痛愛母親的。結果，外曾祖母壽事一過，外祖母便請來大批和尚，

為母親唸經消災。母親也只得裝作煞有介事，應付一番。

淒涼生我噩耗傳來

時間在憂鬱寂寞中，遲緩沉重却毫不停流的移動，自父親寒夜出走後，又是幾度花飛了。每到黃昏時分，母親總是懷着一種夢樣的希望，到樓頭佇立一會。眼見春風又吹綠了堤邊垂柳，不特父親消息沉沉，連替父親奔走的舅父也無音信了。母親眼內泛起了一層迷糊的薄霧，久抑的積鬱，像要爆發的火山，在她的心胸激蕩，她真想痛哭一場。

「媽！」

母親聽到孩子在樓下高叫，咽住了心上的涕泣，移着沉重的步履，沮喪、憔悴、慢慢的下了樓。

「媽！有客人哪！」二弟蹣跚的跑到母親跟前，滿頭大汗，興奮和好奇，拉着母親的手便向外走。

「莫不是舅舅？不會有壞消息罷！」母親喃喃的自語，剛走到通前廳的走廊門首，母親呆了！半響才發出呼聲：「哦！是爸爸回來哪！」她的千言萬語，都被淚潮淹沒了！手被父親緊緊的握着，眼淚像雨點一般，大顆大顆的灑落在自己的衣襟上，父親的手上，二弟的頭臉上。父親眼睛也潮濕了，慢慢的抱起了二弟，輕輕吻着他的小臉，吻着母親灑在那小臉上的熱淚。「團兒！爸爸回來了，你不認識爸爸了呀！」又轉向母

親說：「媽呢？」

「媽不舒服，躺着哪！自你走後，媽心裏憂悶，天天鬧病，現在好囉，媽的病即可不藥而愈啦……真是一言難盡，這是團兒，是你離家的次日生的，團兒長的很高了，已經上學哪，快回來了，團兒叫爸爸呀！」

「不，媽騙我，爸爸在這兒啊！」他指着牆上父親的照片說。不習慣的在父親懷裏掙扎着。此時二哥已經四歲多了。

這一趟，父親爲了安慰久病的祖母，和被憂傷浸透的母親，在家住了兩個多月。在母親和父親婚姻生活的紀錄上，這是一個相當長久的時間。臨別時，父親輕聲的安慰母親說：「心裏別難過，漫漫長夜總要過去的，也快是天亮的時候了。一旦革命成功，便可朝夕相處。」



本文作者的父親

這幾句話，一直在母親的胸際縈繞着。

武昌首義，像破曉的鷄啼，帶來了民族的曙光，和勝利的歡呼。母親滿懷理想，憧憬着美麗的將來，她生性淡泊，視富貴如浮雲。但她酷愛自己的丈夫和孩子，和所有做母親的人一樣，希望和自由的國土上，有一個溫暖的家。不幸緊跟着革命初期勝利而來的，是袁世凱的稱帝，軍閥的割據，父親側身戎旅，連年征討，疲於奔命。母親迎接着的，仍舊是一連串離亂的歲月，昔日理想，渺如春夢。

時間在不斷的內憂外患中飛逝，民國九年多月，一個北風怒吼，天愁地慘的日子，母親忙着迎接第五個孩子的降生，坐在火爐邊一針一線繡着小孩的风帽。本來母親已經生了六個孩子了，民國六年，護法軍在湖南失敗，母親追隨父親由長沙退守永州、郴州、廣州等地。

中間的兩個孩子，都在風雨的征途夭折了。九年暮春，母親才又帶着兩個在郴州、廣州先後生產的女孩子，一個多月的身孕，和滿懷喪子的悲痛，回到故鄉來。大的兩個男孩子，已在長沙進中學了。此時伴隨母親跟前的，是兩個小女孩，小的一個，還不會行走，祖母抱在懷裏逗引着，孩子嘻嘻的笑不絕口，大一點的那個；在火爐旁邊蹣跚的轉着圈兒。

「李媽，你也坐到這邊來照

拂孩子呀！」祖母不滿的高聲叫喚，「老躲在前面咕嚕些什麼嘛！」

「老太，老劉回來哪！」隨着祖母的叫喚，李媽走進來，神色沮喪，慢吞吞的說道。

「老太！太太！先生！先生已經……在長沙……不在哪！」老劉是跟隨父親多年的忠僕，緊跟在李媽後邊，囁嚅着，滿臉熱淚。

「老劉！你說什麼？先生什麼？病了？……發生了什麼事情？先生是什麼時候回長沙的啊？說清楚，說清楚呀！」驚疑、恐懼，母親的心像要爆炸，劇烈的跳躍，快要跳出她的胸口了！

「先生被害了啊！……是前天……在長沙……兩個月前先生就由廣州到了長沙了。……是×××殺害的啊！靈柩已由水路運回，三兩天可到……」

一顆原子彈掉下來，將這個家的一團熱愛，一團溫暖，每一個心，每一個夢想炸得粉碎！

母親將自己關在房裏，沒有人能夠安慰她。她不進飲食，也不安眠，坐在房子中央，雙手托住自己的下頷，呆呆的望着牆頭父親的遺像，幽幽飲泣……！

事實的眞像是，父親奉派由粵返湘，策動地方武力，伺機起事，響應北伐。事泄，與當時湖南教育廳長易象，邊區司令李仲麟等九烈士同時遇害。其時，兩個哥哥均在長沙雅禮大學附中唸書，敵人揚言要斬草除根，因雅禮是教會學校，哥哥們立即受到外人的保護，敵人的魔掌，才不敢伸到他們身旁去。在敵人監視下，不特哥哥們不敢回家奔喪，家中亦不敢舉哀，一門孤弱，閉門

飲泣……。

薔薇花開愛子陣歿

次年的新年，母親生下最後的一個見不到父親的女孩子。她傷心憔悴，面對殘酷的現實，白髮盈頭的高堂，嗷嗷待哺的孤兒，風雨飄搖，淒涼萬狀。她在痛若的深淵裏掙扎着，掙扎着，漸漸冷靜下來。母親的沉着和智慧，曾經幫助父親克服很多難關，現在她又以她的沉着和勇氣，一肩負起侍長撫孤的責任。

生活在惡勢力下，一個殉難革命黨人的年輕孀婦，要站起來，支持一家老小好好的活下去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一些地方親族中的敗類，見我家略有財產，祖父淡泊忠厚，兩個哥哥流亡在外，有些特強作惡，侵佔我們的產業，有的賴債不還，存心詐欺。母親無援無告，壓制着滿腔悲憤

，千萬個容忍、謙讓、沉着，去應付他們。白天，她要強自掙扎着，去撐持門庭，吞咽着熱淚，不能哭，也不敢哭，使祖父母和孩子們，能得到一份安寧。但是每當夜靜人寂時。她再也抑制不住她的悲哀，熱淚便像泉水般奔湧了！睡在母親身旁的妹妹，在天明一覺醒來時，常要嚷着說：「又是誰在撒尿，把媽的枕頭撒得溼透哪！」可憐，這些無知的孩子，誰能了解母親的辛酸？

母親以誘導的方式管教兒女。但律已極嚴。父親蒙難後，她不但擯棄鉛華，棄置絲羅，拒絕一切物質的享受和娛樂。即到冰天雪地的嚴冬，不肯穿着皮襖，以紀念父親死事的慘烈。她黎明即起，深夜始寢，在她全力策劃下，整整四年的時光，「家」，在暴風雨中漸漸安定下來了。哥哥們亦能宛如人意，努力求學。尤其是騎士型的大哥，不但能奮發圖強，而且侍奉堂上，孝順備至。此時他已結婚生子，新的一代誕生，給家中帶來新的活力，新的溫暖。為了實現他平昔的懷抱，大哥去廣東考取了黃埔軍官學校，一個新的夢境，又在呼喚着母親，鼓舞着母親，母親的嘴角，重新掛上了新的笑容。

次年，大哥在黃埔軍校畢業，接着革命軍東征，大哥担任教導第一團，第一營，第一連，第一排排長，攻打淡水時，被任為敢死隊隊長。母親帶着驚喜和恐懼的心情，讀着大哥由戰地發出的平安電報。她天天忙着，親自釀糯米酒，晒蜜餞，因為這都是大哥所喜愛的食品。修理房屋，整理花園，母親興奮的說：「我覺得我現在的身體，較年輕

時更強健些，人呀！就是這樣的，越忙碌，反越強健。」本來，父親去世後，母親便失去了欣賞花木的興趣。但她想起來大哥是最愛花的，「孩子！去告訴老劉：薔薇花架，要架高一些，讓它高過圍牆罷……那樣，你大哥回家時，在老遠的路上，就可以一眼望到家園花朵。」沉思了一會，母親又壓低了聲音：「革命軍已經打過來了，快哪！那時候，要正式祭告你父親的英靈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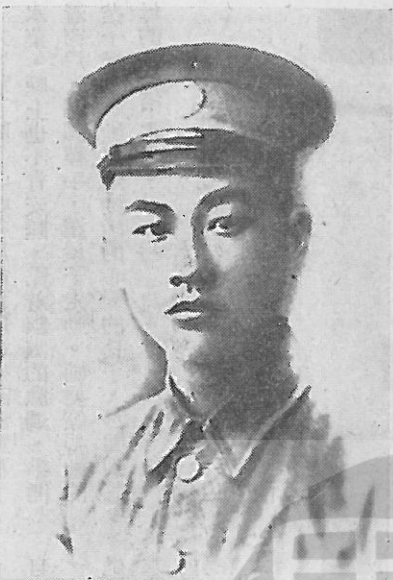
「媽，薔薇花開的時候，革命軍便可到湖南了？大哥也可返家了？」

「當然哪！孩子的話，還會錯嗎？可是，別對外面嚷罷！」

這是江南的初夏時節，暖和的陽光，曬在母親的身上，臉上更顯得容光煥發，生趣盎然。

「媽！你看哪……」嫂嫂瘋了一般由外面跑來，遞給母親一本剛收到的黃埔週刊，嗚啞大哭。

「葉烈士或龍事略」幾個染着鮮血的字，在母親的眼前跳躍着。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懷疑自己在做着惡夢。「這怎么可能，圖兒！我的可憐的孩子，也許同名同姓的罷！」母親唸下去，一些可怕的字句，在她的眼前毫不保留的呈現，母親的心粉碎了！原來大哥早在攻打淡水城，担任敢死隊隊長，爬城時便連中七彈陣亡了！這晴天霹靂，有如當頭一棍，完全把母親擊昏了……她拿着大哥的照片緊壓着胸口。把大哥小時的玩具、書籍、作文日記簿、家書、一一擺在她自己的身旁。不讓一個人打擾，不斷的呼喚着大哥的名字：「圖兒！圖兒！」泣不成聲，讀着大哥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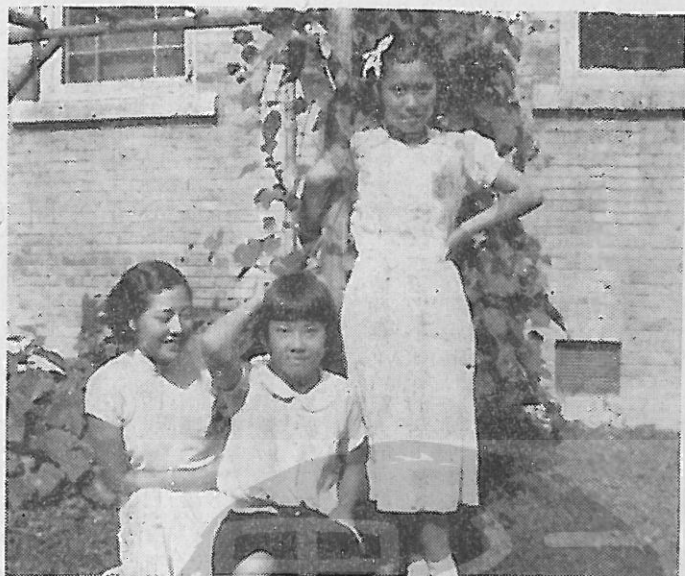


本文作者的長兄：葉或龍烈士

家書和作文、日記等，喃喃的自語：「太殘忍了！太殘忍了啊！」她在屋內到處擺設着鮮花，水菓，晚上也不肯安睡，點着幽幽的臘燭，半開着窗戶，輕腳輕手，滿屋子走動。她要等待她的孩子歸來，她要迎接她的心愛的孩子，再回到慈母的懷抱中來……。

青燈紅魚梵唄聲哀

大哥的大女兒，這時不過兩歲多，小的一個



本文作者（左）在湖南醴陵故居

，是大哥赴粵後生的，望着嘻笑如故的兩個孤雛，和二十一歲喪偶的大嫂，母親真是柔腸寸斷。自己是過來人，她知道一個青春少婦，陡地失偶，是一種如何悲慘的境界。懷着不忍的慈母心，她說服了祖母，送大嫂去長沙衡粹女子職業學校求學。把兩個女孩子接過來，安置在自己的寢室內，親自監護。兩個孩子，既多病，又愛哭鬧，在夜裏，母親常常要起來好幾次。二哥覺得母親太辛苦了，勸她說：「將她們都交給保姆罷！這樣下去您太累哪！」母親嘆息着說：「孩子！你錯哪！為孩子們忙着，是我的安慰，我的生存的意義啊！如果，沒有這些孩子，你想，我怎麼能活得下去呢？你知道，每當午夜夢回，萬籟俱寂時，我的手只觸到孩子們一條小腿，小臂膀，我的感覺恰如在大海上翻了船，我在巨浪中抓住了救生圈一樣，我覺得我得救了。我感覺你的爸爸，你的哥哥，都活在我的身旁，我沒有失去他們。因為，孩子就是他們生命的延續。……」於是母親又照舊吞咽熱淚，為兩代的孤兒，鞠躬盡瘁，直到生命的末日。

當二哥結婚後，二嫂生上第一個男孩時，母親因為大哥沒有男孩，便將二哥的第一個兒子，過繼給大哥大嫂為子，不幸這孩子只有九個月便夭折了。母親傷心之餘，便放下了這個念頭。全副精神培養大哥的兩個女孩，希望她們能有些成就。二哥靜而好學，母親常常鼓勵他向科學的大道求發展，因為救國救民之道甚多，原不限於軍事政治。二

哥的性格有些接近祖父，本無風雲之志，所以也頗能承歡膝下，使母親稍有安慰。

抗戰前夕，我正在武漢唸書，忽然天外飛來一紙急電「次兄病逝，速歸！母。」天造的環境，竟如此慘酷，天之厄人，竟至此極！我昏昏沉沉，一路上涕泣着回到故鄉。故鄉風景依然，祇是母親完全變了！她的頭髮已經灰白，步履遲緩沉重，聲音沙啞，眼睛暗枯無光，我心上一陣辛酸，「母親是眞眞衰老了！母親剛剛五十歲，可咀咒的命運之神啊！」說不出一句話，我與母親相抱痛哭。

面對這一家相依為命的老弱，母親盡力抑制自己的悲痛，想逃出命運的魔掌。但壓制愈厲害，反抗也愈劇烈，母親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了。衰頹枯萎，百病叢生。自大哥殉難後，母親的精神便傾向佛教。二哥去世後，母親正式皈依。早晚晚。母親常常端坐父親遺像旁邊，研讀佛經。她那低沉、哀婉、令人墮淚的唸經聲音。和着遠寺的鐘聲，散播在冷清的黃昏裏，眞是人世間最感人、最淒涼的音樂。低訴着人生永恆的空虛和悲哀。常常使我淚落如絲，淒痛欲絕！

記得是一個風雨之夜，家人均已睡靜，母親招呼我坐在她床旁，淒然說道：

「到今天，我眞是心力交瘁了。你父親去世時，我是三十五歲。那時還年輕。還有勇氣担負一切，把希望放在兒女身上。不料又遇到你大哥的慘事，那時我四十歲。我一聲不響，把他扔下的責任，加到自己身上，將希望寄託你二哥身上。誰會想到，你二哥又撒手而去，他是一個多麼

淡泊寧靜的孩子啊！我今年五十歲了。十幾年和命運的苦鬥，我的心血都消耗盡了。……你還得兩年才畢業，我不知能掙扎到那一天？……祖父母都是七十多歲的人了。小鳳才四個月（二哥的獨子），你嫂嫂才二十三歲……你想想，這個家如何得了？」我第一次，看見母親的眼光，顯露出惶惑與迷惘。但當她見我泣不可仰時，立即恢復了她的鎮定。低聲鼓勵着我說：

「你是很聰明的，只是太脆弱，太感情用事了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是隨時都要被頑石絆倒，隨時都有陷入泥沼，隨時都有碰得皮破血流的可能。但是，我們不能用哭泣去解決問題，沒有辦法時，也得去想辦法。你是我最大的孩子了！你得堅強起來啊！慢慢的，你自己會發現，「痛苦」，也能鍛鍊一個人的心靈，使其純潔，使其高尚，「痛苦，有時也是幫助一個人成功，幫助一個人偉大的梯子。」

「媽！你去醫院檢查罷，你會回復健康的，沒有你，我們便失去了一切的希望。我們太需要您了！媽！爲了我們，去看醫生啊……」

「我的疾病不是藥所能醫治的，孩子，記住媽媽的每一句話，現在去好好的睡罷。」母親搖搖頭，給我拭去滿臉的淚水。但她自己的熱淚，又簌簌而下。

我幾次陪母親去檢驗，醫生始終說不出病症。藥吃下去，好像扔在大海裏一樣，毫無反應。母親暗暗自己安排一切。祖父母的後事，妹妹的教育費用，產業的分配，但是她不肯告訴家裏任何一個人，關於她的健康的嚴重情形。她禁止我

張羅着到處找醫生說：「讓大家都享幾天平靜生活罷，說出來，對我毫無益處，徒使舉家惶惶，每個人心上又蒙上一層暗影！但是，我將盡力掙扎多活幾年，便能幫助你嫂嫂主持祖父母的大事，讓姪子們長大一點。否則，一身責任未了，死亦無顏見你的父親啊！……」母親就是這種性格，盡量供給他人溫暖與快樂，却將痛苦自己一肩挑。

最後一滴慈母之淚

當抗戰的烽火，逼近武漢時，祖母以中風逝世。在數十年的患難歲月中，祖母與母親相依爲命。祖母幫助母親撫兒育女，辛苦共嘗，希望兒孫能繼承祖業。但到祖母逝世時，父親、哥哥們都已先後去世，喪事主持乏人，母親悲痛欲絕，她掙扎着披麻戴孝，主持大事。但是，祖母的喪事過去不到一星期，母親便躺下了。母親一躺下，便使羣醫束手，一時舉家大亂，寧靜的祖父，再也無法寧靜了。於是派人到長沙去請醫生，因兵運頻繁，普通車停開，派去的人中途折返。

母親却較任何人更鎮定：「告訴大家，不必忙罷，我的病是不會好的了！」在暗淡的燈光下，母親和我說：「你爸爸遇害時，我曾夢到他，我哭泣着要和他一塊去，清清楚楚的，你爸爸說：再等十八天罷，那時我來接你。你知道天上的十八天，即是人間十八年。屈指算來，你爸爸遇害迄今，整整十八年了啊！當時我由夢裏醒來，心想十八年後，你哥哥們也可成家立業了，你們也大了，我也可以撒手了！又怎會想到十八年後，却是今日的情形！」

「我原想再苦撐十年，那時祖父也歸天，小鳳也進中學了，你姊妹也老練些了！但是，這是不可能的，也許是你父親的意思，讓你們在憂患中鍛鍊自己罷。……墨緣這孩子，純厚穩重，我想她將來能够幸福的。路清呢，在你們姊妹中最堅強，慢慢地，她定能自己站起來，無須他人扶持。……你！和她們兩個性格都不同，你不要相信聰明，勇敢些，凡事腳踏實地做去，不要把人生當做夢，看成詩，要在詩和夢裏找尋真實的人生。最要緊的，要堅強起來，幫助嫂嫂將姪子們教養成成人，俾可使葉家香火，綿綿不斷，做媽媽的死亦瞑目了！」母親無限悲涼的注視着我，嘆息着：「五屨櫃裏有個小箱子，給我開開來，將裏面的一個紙包遞給我吧！」我開開了那個小箱子，遞給母親一疊紙條。

「哦！對了，數一數是不是九張，割根火柴，統統給我燒了吧！」我接過來一看，盡是人家向母親借到錢的借據，數目大小不等，時期還有父親在世時借的。看見我點着了火時，母親的面容顯出一絲安慰，「他們還得起時，一定老早就給了我，我不願意給你們留下口舌是非。」母親喝了一口水，接着說：「人生處處要給他人留餘地啊！」「如果，你不大疲倦，淨淨手，點上香，給我唸遍金剛經吧！」我依照母親的話唸着金剛經，但我發現金剛經裏有好些個奇怪的字，我不認識。母親提示着我，還輕輕給我解釋其中較深奧的意義。我了解母親是要借宗教的力量，來安定他自己，和哭得像淚人兒一般的我的感情。我更驚異的發現，不曾進過學校的母親，學識修養

的高深。母親的病一天天沉重了！是一個風和日麗的仲夏，上午九點多鐘，我靜靜地坐在母親病榻旁邊，望着牆上懸掛着父親、大哥、二哥的遺像，和全家福的照片，流着淚……

「將窗簾拉開些吧！」母親望着窗外一片金色的陽光說。我拉開窗簾，覺得母親臉上紅光煥發，似乎大有轉機，「媽，你今天氣色好極了，要好了啊！」我的希望的死灰，又爆發出光明的火花。母親苦笑，搖搖頭說：

「你出去一會，讓王嫂子進來，照拂我沐浴更衣。」王嫂子是隨伴母親近二十年的老女僕，深得母親的喜愛。母親雖然是個五十三歲的祖母了，却永遠保持一種少女般的情操和羞怯，只要她能掙扎，從不讓別人代她沐浴……等事，那怕是自己的女兒呢？也不願意。在萬不得已時，祇有王嫂子能够幫她。

沐浴後，母親顯得更清新些。「給王嫂子一只重些的金戒指，算是我給她的紀念，我那件狐狸袍，送給王嫂子的媽媽吧。」母親見我點頭答應了。又說：「把我的結婚戒指替我帶上，還有你兩個哥哥送給我祝壽的翠玉釧，讓我帶着他們的愛回去吧！」母親滿含着眼淚，淒涼地微笑了。現在叫大家進來吧，我要走了……告訴大家不要哭，每人手上點上一根香，口唸阿彌陀佛，讓我魂歸極樂世界吧！你爸爸在等着我……」「人清！」母親望着跪在床邊的寡嫂說：「雖然小鳳小鳳這樣幼小，妹妹們會幫助你的。你是苦心人，苦心人天必不負。層好二姪，（大哥之女）無父無母，望你視如己出……」「聲音漸漸微弱。

「不要哭，不要哭啊！好好侍養祖父吧，望你們大家一條心。漫漫長夜，總會天亮的。如果是日本人來了，逃到後方去吧……」「母親充滿了淚水的眼光，充滿了慈愛和留戀，環視跪在床前的一羣孤兒，最後落在幾個幼小的姪子們身上，淚落如絲……」

「媽媽！你放心吧，我會盡力使層好、小鳳、小鳳，受到良好教育……的……」「我和嫂嫂同聲哽咽着。母親的眼睛，在一片阿彌陀佛的泣聲中閉上了！最後的一顆熱淚，由母親的眼角滾落下來，隨着母親最後一顆熱淚的滾落，孩子們心上的太陽殞落了！雖是花開鳥語的仲夏，我們的

眼前，只感到一片黑暗，世界的末日到了！母親的生命如臘燭，供給他人光明和溫暖。而她自己却一點一滴，消耗融化，迄於灰燼。父親給我的印象，像一個金光燦爛的夢境中的天人，我只覺得偉大神奇。對着父親的遺像，我雖曾幻想出許多驚天地，泣鬼神的事跡。我敬愛着父親。但是這種愛，這種懷想，是這樣模糊，這樣飄渺，這樣可望而不可即。而母親，却是愛的本質，愛的泉源，是我生命中的活力！是我生活的憧憬！失去了母親，我的生命整個變成真空！母親雖然死了，但母親永遠，永遠的，活生生的，活在她的孩子們的心上！

臺灣合會儲蓄公司

服務平民大眾輔助中小企業

歷史悠久全省總分支機構 109 單位

營業項目

匯兌	定期存款	定期質押放款	定期儲蓄存款	活期儲蓄存款	零存整付儲蓄存款	整存整付儲蓄存款	整存零付儲蓄存款	存本取息儲蓄存款	乙種活期存款	通期存款	定期存款	現物存款	現金存款
兌	款	款	款	款	款	款	款	款	款	款	款	款	款

總公司地址：臺北市北慶南路一段 72、74 號
電話：379241（十線） 379251（十線）